

殷栗齋集

卷十七

卷十八

開平張啓煌著

殷栗齋集抄本

卷十八

開平張啓煌著

殷栗齋集抄本

卷十七
卷十八

北山堂藏版

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
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
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

後漢書列女傳錄蔡文姬論

馬史班書不傳列女、范氏後漢書始仿劉向而立列女傳、為二十四史之創例、有意矣、東漢自南頓夫人、以至郭氏、陰氏、馬氏、皆賢行、故女子多被其化者、如周有任、姒、所以有二南女子、讀後漢書、至以傳、枕見先王遺澤焉、樂羊子之妻、呂氏之女、皆寧死而不肯辱于賊、皇甫規之妻、荀爽之女、亦皆自絕而不肯再適、女子再適、與男子之再適、同一失身、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、後沒于南匈奴、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、生二子、還又重嫁于陳留董祀、當曹操使吏就文姬授書、文姬曰、妾聞男女之別、禮不親授、乞給紙筆、真草唯命、夫姬苟知男女有別、又何以再適三適、既適、豈再三配、言授

受不親乎。劉向列女傳美惡兼書，美以為法，惡以為戒也。後漢書列女傳本劉氏之例而變通之，書美不書惡，其錄文姬必以文姬為有美無惡矣。列女之惡無惡于失節，列女之美無美于守節。文姬雖有美而非守節之美，其惡則全是失節之惡。此乃樂羊子、皇甫規之妻、呂氏、荀氏之女，所羞與為伍者。況且傳中錄曹大家、明引其女誠之文曰：「男有再娶之義，女無二適之文。」文姬所為正與之相反。文姬不足責，而錄文姬者，顧乃蕭蘭其畹、恪、緯同裳，謂非史識之有虧焉，不可矣。或曰：「此范氏憐才之心也。」曰：「德勝才謂之君子，才勝德謂之小人。溫公才德之論，論男子亦移之女子，不德如文姬，雖有誦憶四百篇，及作詩二章之才，亦不能錄之于為。」

後世所法之列女傳者也、

殷栗齋集

卷十八

三

張奐論

為吏不取貨財難、貨財為人取餽送之品而不取更難、此事斷非
可以求之不讀書之人、即讀書而不知大誼者、則蘇季子之陳筮
數十、六為博取人間金玉錦繡之計而已、安有不受四知之金如
楊震悉還八枚金、籐二十匹馬、如張奐者乎、楊震之事、猶行於吾
國、張奐之事、則行于外國、行于吾國者、吏治之關係、行于外國者、
則國體之關係、而要之楊震張奐之事、皆得之讀書、皆得之讀書、
能知大誼、史稱震少好學、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、明經博覽、無
不窮究、諸儒為之語曰、閩西孔子、楊伯起、讀書、非知大誼、何至諸
仔以孔子目之、奐本傳云、少游三輔、師事太尉朱寵、學歐陽尚

書初年氏章句、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、與減為九萬言、以真
去繁就簡、非浮泛者、據家所為、是其讀書知大誼、亦有明証、吾謂
震與吳兩人更有奇者、其均出後漢一奇、其均治尚書兩奇、其治
尚書而均學歐學三奇、吾試求其故而一一明之、東漢尚風節、風
節者不敢愛死、何敢愛殘、如震與吳、則國家培植之力多也、尚書
政治之書、而其所深以為戒者、則德貨見於殷庚、唯貨戒於呂刑、
禹貢於四夷方物、不與中邦土宜同列貢品、尤為不寶遠物之示
意者、史記云、穆王征犬戎、得四白狼、四白鹿、以歸、自是荒服者不
至、善讀書者必無苟簡之辭、受取與可知也、至歐陽氏學、為今文
尚書之著名者、其辭受取與、能得尚書之益與否、無明文、然有可

攷者、行林傳載歐陽生尚書授自倪寬、世世相傳、至曾孫高為博士、高孫地傳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、後為博士、論石渠元帝即位、地傳侍中貴幸、至少府、戒其子曰、我死、官屬即送汝財物、慎毋受、汝九卿仔者、子孫臣廉潔著、可以自成、及地傳死、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、其子不受、天子聞而嘉之、然則治歐陽學、必能廉潔、今文以此取貴于世、至今文家之攻擊古文者、則曰、今文尚書可讀、古文尚書不可讀、並使他經之凡屬古文者、亦受他魚之殃、以為皆王莽所竄、馬融為古文專家、而以飢困改節、王安石好古文、周官以謀利禍宋、是皆受古文之累、噫、為此說者、門戶之見耳、馬融安石累古文、非古文累馬融、安石然則、今文益楊震、張英、益楊震、張

無益今文、不待言也。德之讀書能受古人恩、方可云善讀書、讀書而不能使古人受我之恩、亦未可云善讀書。

其二

從來建大功、成大業者、必不可期之淺謀輕躁之人。昔王羅嘗修州城未畢、梯在城外、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、從河東宵濟襲羅。羅不覺、比曉、軌衆已乘梯入城、羅尚卧未起。聞閣外洶洶有聲、便袒身露髻、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。謂曰：「老羅當道卧、終子那得遇敵見驚退。」遂至東門、左右合戰破之。張奐為北中郎將、匈奴烏桓燒軍門、屯赤坑、煙火相望。兵中大恐、奐坐帷中、講誦自若。卒能斬匈奴屠各渠帥、襲其衆、諸將志降、從來極蒼黃之際、越要持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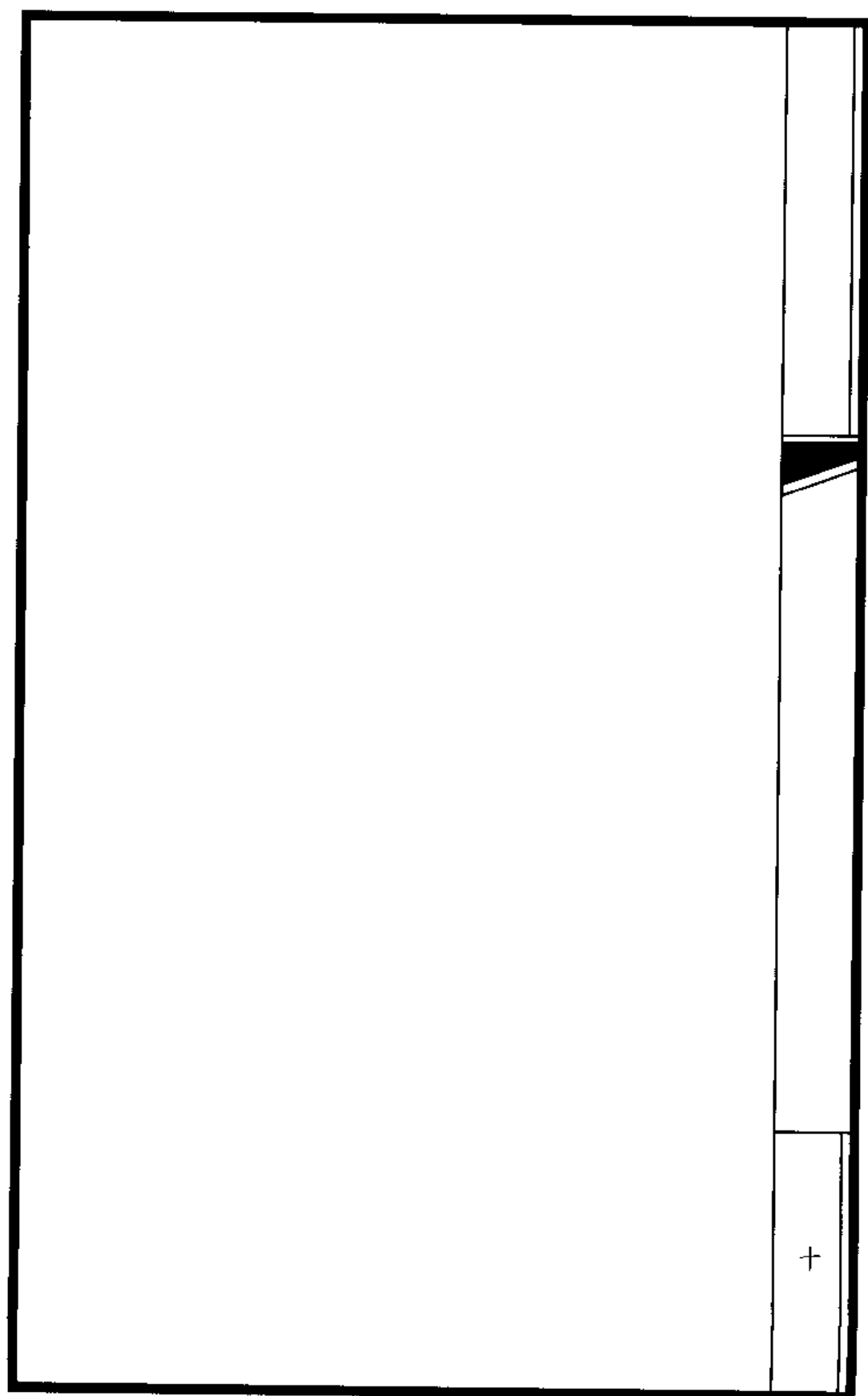
以鎮靜、一以安軍士之心、一以起敵人之疑、虛者實之、實者虛之、此事自在兵法、諸葛公亦以彈琴而退仲達矣、

摘錄

既收

吾每讀張奐傳、未嘗不歎其為中國之光也、其志遠全

馬也、臣主傳于諸羌、前以酒酹地曰、使馬如羊、不以入虜、虜使全如粟、不以入懷、噫、時至今日、欲閉關自守、難矣、不能不借重外交、但得外交如張奐者、外人尚未敢輕中國之無人、東方朔與武帝論出使人、末曰、子贛使外國、吾敢為解嘲之論、以代東方朔、詎謂曰、使外國、舉殖貨之子贛、不如舉辭粟之原思、



盜無過五女之門論

諺言盜無過五女之門、以女能貧家也、是指所娶之女言之、非指所生之女言之、誤指所生之女、而溺女之慘、及生女即棄、以與人、此風自此開矣、傷天理、逆人道、不可不辨也、陳蕃因桓帝采女數千、於延熹二年、上疏言、食肉衣綺、脂油粉黛、不可貲計、故引諺言、盜不過五女之門、以為女能貧家、豈不貧國、其指所娶之女言之、有據矣、佛家以貨財為五項、公共之物、一曰國家、二曰官吏、三曰水火、四曰盜賊、五曰不肖子孫、吾謂五者之外、宜加姬妾、而為六、一男而娶多女、無論所娶之女之奢靡也、即皆儉樸、然冗食空宮、比之一男僅娶一女者、金錢之虛耗、相去為何如、五女之門、盜且不

過若倍蓰于五女之數者、雖開門揖盜、盜亦為之裹足不前矣、況其數非倍蓰所能限乎、雖然、盜無過五女之門、極言脂粉可以虛耗金錢耳、昨謂粉可以消弭干戈、若云消弭干戈、無盜賊之可憂、彼輩反自以為得計、豈知娶女愈多、愈為盜所窺伺、貧家必至喪家、貧國終于亡國、秦二世及隋隋二世、女寵威矣、而皆亡于盜賊、漢桓帝宮女五六千人、比之秦隋何如、故陳蕃上疏痛言之、即謂後來黃巾之盜、皆桓帝之招可也、然即計陳蕃上疏之年、二月、鮮卑寇雁門、蜀郡夷寇蠻陵矣、六月、鮮卑復寇遼東矣、十二月、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、此皆外盜也、內盜則均起于十二月內、泰山賊叔孫無忌寇徐兗州郡、不能討矣、盜無過

五女之門、盜必過數千女之門、無過五女之門者、是小盜、非大盜、
必過數千女之門者、是大盜、非小盜、小盜以金錢為財物、大盜以
江山當金錢、人既用數千脂粉、以虛耗其金錢、我何難聚百萬千
戈、以孤注其江山、馬冤不賜死、楊貴妃、靈武恐六難中興、唐肅宗
戒色文、當治盜、論讀之、無難治之盜矣、
摘錄既結 盜無過五女之門、卿大夫及士庶人則然耳、移以論帝
王、秦中歌舞、可清河北干戈、有是理乎、漁陽鞞鼓動地來、驚破霓
裳羽衣曲、白香山所以有長恨歌之作、

